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常言道 第五回 時伯濟有去無來 錢士命只進弗出

《西江月》：富貴弗因刻薄，貧窮豈為軟柔。漫誇奸狡有機謀，造物纖毫不謬。

飲啄莫非前定，銀錢詎可強求。無分忠厚與鬻浮，須待時來福湊。

卻說時伯濟在小人國內，遭了錢士命的一撻，愧恨欲絕，一時無地自容，欲要將身自盡，不願再生人世。忽而想著：「我一身欲大有濟於世，豈肯與瑣瑣小人計較，遂致輕生。況此地本非我安身之處，我來此卻是我自己不達，聽了魃人的話兒，誤與小人為伍。」一腔懊惱，滿腹躊躇，步出矮齋，卻遇見了眭炎、馮世，問道：「我前日聞得魃人說，你家將軍敬重斯文，所以小生到此，怎麼使我遭如此之一撻。」眭炎、馮世道：「你這個人真覺懵懂。我們將軍敬重的斯文，不是那文，這是那一文兩文的文字。豈是你這文縐縐的文字。你真認錯了道兒。」

時伯濟聽了乃恍然大悟，決意要去，心中想道：「我來得明，去得明。我若不別而行，又不是我堂堂男子所為。若要去當面辭他，我及是不屑。」遂題詩一首在矮齋壁上，寫著：有所聞而來，有所聞而去。

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

回頭就走，頓時出了孟門，離卻獨家村而去。一心欲要尋覓李信，無奈城中不是他住的所在，必要離了沒逃城，才好尋他；又是路逕不熟，不知從那裡去的好。左思右想，無處投奔，說道：「我自來此地，尚未知國中的風景如何。凡事皆有命在，且漫步前去再作理會。」你道那城中的風景人情，怎生模樣，

但見：

地勢險，路逕窄，望去不平，行來不直。茶坊酒肆最多，道院僧房連接。也有店舖開張，經商貿易；也有步擔肩挑，傭工作息；也有醫卜星相，也有娼優隸卒；也有偷雞市狗，也有為盜做賊；也有坐地分贓，也有沿街求乞。峨冠博帶的不少，騎馬坐轎的不一。

古來只有多少行業，何止三百。養家總是一般，道路卻有各別。這樣風俗不衰，此等人心難測。無父母兄弟，無朋友叔伯，無師生，無親戚。也知跪拜，也知作揖，也知嚼字咬文，也知談今論昔。輕禮義，重財帛，惡寒冷，喜炎熱。無連鼠，國內之產；歪擺佈，城中所出，但覺家家門戶低微，處處人煙稠密。

時伯濟走至一條路上，忽見一個人擋住去路，叫道：「時伯濟，你為何不住在錢將軍府中，你竟逃了出來。可會盜他的金銀錢，我同你去見將軍。」時伯濟道：「我出來，錢將軍豈有不曉得的道理。若說金銀錢，不是我心上的東西。還要去見他怎的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相干，我同你轉去，問了將軍，才放你走。」時伯濟不睬他，竟望前走出此路去了。你道這個人是誰，為何認得時伯濟，原來就是施利仁。他住在這條路上，這條路叫做走熟路。他一出門來，遇見時伯濟，曉得錢將軍府中即日有事，決不放他，知他必然逃走出來，所以擋住去路。那時看見時伯濟不睬他，走出此路，心中大惱，自己又不能追趕，連忙來至獨家村上，告知錢士命。錢士命道：「眭炎、馮世方才已對我說了，我正要打點去追他，你來得正好，你隨我一同去追他轉來。」錢士命同施利仁帶了眭炎、馮世，跟著一班豪奴，離了獨家村，望前奔去，氣昂昂行了許久，遠遠望見時伯濟在一家門前，回頭看見有人追他，他走入此門，把門閉上。

錢士命認得這門內，是做媒婆的柳娘娘家中，向前把門打了幾下，那裡曉得門兒堅固，未曾打開，驚動旁邊牆垛，卻有些倒意。眾人一齊動手，把牆用力推去，頃刻一堵牆垣推塌，眾人一擁而入，搜捉時伯濟。時伯濟只得打從門內逃出，後面眾人一齊趕上，無處躲避。正在危急，只聽得半空中有人叫道：「時伯濟，你從東南上走，可以出得此城。外面就是好道路了。」

我是魃人。你自去罷。」時伯濟聽了，急急忙忙向東南而走，離了沒逃城，望好道路上去了。錢士命見他逃出此城，看看去遠不能追趕，鳳施利仁一眾人回到獨家村上。施利仁道：「這樣人在我輩中原覺可厭，如今追他不轉，倒也罷了。將軍請回府，小的也要轉家了。」錢士命道：「你不要去，明日是我誕辰，不免有個細情，我是不好在外而應酬。我們兒子年幼，你在我家中料理料理。」施利仁道：「小的久已曉得，將軍明日大誕，今夜家中有事，明日清晨一定來府。」錢士命只得放他去了，回到夢生草堂，吩咐家中人等，準備明日事情。正是：「有錢不消周時辦。」六筵等事，一切齊備，當夜歇息。明日清晨起來，那時正是正月十五日，三陽開泰，萬象回春的時候，夢生草堂中，張燈結綵，上面供奉著骨董老壽星，鬆子老壽星，車光老壽星，棉花老壽星，銅春老壽星。下面供奉兩尊別過老壽星，拆供老壽星。桌上雜擺果盤，一對扁釜插上大燭，點上無名火，爐中燒起柴香，滿堂香氣逼人。叫了一班魔倒班，演做全本話巴戲。錢士命躲在自室中，炕上靜坐，不肯出頭。外面那些不認親也來的坂客、鄉鄰、親眷、拜生日的，紛紛不一，來來往往，好不熱鬧。正是：窮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

送來的禮物，何須禮禮，一概照單全收，親友一概不見面，只有眭炎、馮世兩個在外接應。正在熱鬧之時，但見施利仁走進，備了一個帖子，上寫著：

門下走狗施利仁叩首叩首

備了禮物四色，夾單一張寫著：棗酒一壇，前腿全肘，看杜面三袋，一口沙糖滿盒。

眭炎、馮世拿了進去，與錢士命過了目，然後打發使金力金，受了不辭。又見那前世寺內的化僧，也備了一個帖子，上寫著：

前世寺釋朱化僧和尚恭祝

也備了燭面糖酒四色，也有夾單一張，上開著：倒澆蠟燭十支，鑲邊酒一壇，荒唐一味，裝體面千條。

錢士命也過了目。眭炎、馮世打發了使金力金，也受了不辭。又見一個人送來禮物四色，兩葷兩素，擺在夢生草堂階下，端的是什麼東西，原來是：死宰雞一隻，水蟹一盤，得皮酸桔子滿盒，大殼風菱滿盒。

那來使慢慢的遞上一個帖子來，上寫著：

彌彌小晚生墨用繩端肅頓首百拜

裡面錢士命吩咐，叫眭炎、馮世將他禮物一應辭去。隨後這個人到了，聞得錢將軍不受他的禮物，跌一蹶，在孟門邊就碰了一鼻頭的灰，進來向眭炎、馮世再四懇求，也只得勉強受了。你道這個人怎生模樣，但見他：生成一個鬍頭，學得一般沒法。兩道倒眉直豎，一雙攤眼反插。腰繫累帶，身穿纏甲，肩不能挑，兩個肩頭拱嘴；手不能提，十個指頭重夾。文不能測字，扁擔倒一字不知。武不能打來，抓雞力兩手缺乏。慣會鬧裡奪邱，那怕別人批撻。

這個人，家住一豚堤，出身本姓鄒，父親叫做鄒桓，表字十國。他自己不肯姓鄒，改姓姓墨，名庸，號叫用繩。從伯父鄒大美在一家巫城總高兒伯廟中，學得一身本事，倒會書符念咒，說神弄鬼，同錢士命原是五百年前嫡嫡親親的四四一十六門親眷。墨用繩見錢士命把他禮物收了，喜出望外。那時同施利仁、化僧各各相見，唱了一個髻後喏，齊聲向眭炎、馮世說道：「小的們特來上壽，要請將軍出來叩見。」眭炎、馮世到裡面自室中轉了一轉，出來說道：「錢將軍已經上了炕，必不肯出來的了。各位都拜了壽星，請到矮齋中吃麵罷。」就叫豪奴擺好桌子，叫施利仁坐了第一位，化僧坐了第二位，墨用繩打橫坐了第三位。

錢百錫出來坐了主位，見桌上先擺著十二個盆子：四葷四素，兩乾兩濕。葷的是：醃臭蕪一盆，鹽生炒鴨蛋一盆，野味腳一盆，鱗魚頭一盆；素的是：麻油拌青菜一盆，炒熟黃豆一盆，尿渣煸鹽齏一盆，老茄子一盆；乾的是：冷鑊子裡爆個熟栗子一盆，盤門柿墮一盆；濕果是：翻花石榴一盆，飛金楊梅一盆。眭炎、馮世拿了幾只墨樽杯，勸他們吃酸白酒，各人斟了一杯，墨用繩量

窄，捏了鼻頭，勉強把酒呷乾，他兩個到外面拂中廳上陪客去了。隨即拿上熱炒四盆：一盆飛來肉圓，一盆夾蚌炒螺獅，一盆蟹腳肉，一盆豬油瞞肚子。然後拿上正菜四色，副湯兩碗：一次落湯雞，一次東坡肉上躲只蝦，卻是貪賤買子豬婆肉，一次湯罐裡爛鴨，一次火燒團魚，一碗江北河豚，一碗臭肺頭。還有點心四碟：一碟湊口饅頭，一碟得法綠豆糕，一碟碗裡杌春餅，一碟夙蛙大麥團。

墨用繩從來沒有吃過饅頭，拿一個來咬了三口，裡面卻是生的，他就不吃了。施利仁道：「見食不搶，到老不長。三十六著，吃為上著。吃得下肚，五分財香。大家不要做假。」隨手把落在桌上的一條蟹腳肉也拿來吃了。化僧道：「施利兄，盆子外面的東西可好吃些？」大家笑了一笑，落後每人一碗麥臉面。睦炎、馮世又來勸酒，外面又不知擺了多少酒席。席面上也是七次八碟，擺了滿台。裡面外面都吃得掛喉撐頸，杯盤狼藉。那有略啖味的，只有盛死不休的，還有吃不盡兜子奔的。你一杯，我一盞，杯杯滿盞盞乾，好像吃不散的筵席。那曉得正在吃酒不計價的時節，只聽得外邊有個人大呼小叫，在孟門內吵鬧進來，眾人只得散了，各各歸家，把酒席盡行收起。

正是：

富家一席酒，窮漢半年糧。

不知外邊大呼小叫的是何人，且聽下文分解。